

民國藏事檔案解讀之一——《西藏駐京堪布貢 覺仲尼為報到并呈履歷事致蒙藏院呈》

陳慶英*

摘要

本文主要在討論貢覺仲尼的名字與職務。我們有幾項討論：

一、貢覺仲尼在色拉寺出家，最後卻得到哲棒寺「哲仁巴」的名號，也即是藏文的 vbras-rab-ba。其後他在三十歲時（1914）考取了「拉仁巴格西」（藏文為 lha-rams-pa），這是格魯派學經僧人在顯宗方面所能取得的最高的學位。五年後也即是一九一九年，當上了色拉寺的大「格斯貴」dge-skos。

二、關於他的名字「貢覺仲尼」的討論：它可能是 dkon-mchog-mgron-gnyer，這裡的 dkon-mchog 意為「珍寶」、「三寶」，是藏族人常用的名字，mgron-gnyer 是一個職務的稱呼。另一個可能是 dkon-mchog-vbyung-gnas，意譯為「寶生」，這是一個常見的西藏佛教僧人的名字。依據貢覺仲尼的本人的經歷，我們認為他的名字應該是藏文的 dkon-mchog-vbyung-gnas 的對音。

關鍵詞：貢覺仲尼、格斯貴

* 作者現職為北京中國西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

一、檔案照錄

3104 西藏駐京堪布貢覺仲尼爲報到并呈履歷事致蒙藏院呈

民國十三年（1924）一月二十六日¹

爲呈報到京日期，並附呈履歷，伏乞鑒核備案事。

竊棍却仲尼於十二年八月間在西藏奉達賴喇嘛爺諭：因前派駐京堪布雍和宮住持扎紮薩克喇嘛羅桑策殿既經免職，遺缺特派棍却仲尼赴京充補。等因。奉此。棍却仲尼遵即循例偕徒十名由藏啓程，現於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到京。謹具履歷一份附呈。除據情呈報喇嘛印務處備案外，理合呈請鈞院鑒核備案。

爲此，謹呈

蒙藏院總裁

西藏堪布棍却仲尼

附 履歷一份

棍却仲尼（原注：一九三一年底將原名漢譯字改爲貢覺仲尼），年三十九歲，原籍西藏拉薩人，自幼八歲在色拉寺出家，十二歲受班第戒，二十歲受格隆戒，二十六歲考取資林巴名號，在該寺充當噶什之差，三十歲考取拉林巴名號，三十五歲充當色拉寺大格斯貴之職，即受堪布喇嘛之職。今奉派爲駐京當差，須至履歷者。

（二史館藏蒙藏院檔案）

二、檔案解讀

藏傳佛教僧人在內地的王朝擔任官職，始於宋代雄踞西北的西夏王朝。從元代開始，元明清三朝都有不少藏族僧人在中央王朝供職，有的還得到顯赫的封號，與皇室有密切的關係，對中國的政治、文化、宗教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這些在內地供職的藏族僧人中有一些是從西藏地區來

¹ 此件檔案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次歷史檔案館的蒙藏院檔案卷宗，我們錄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等單位合編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7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第一版），頁3079，檔案編號、標題和年月日爲編者所加。

的，他們之中，一些是西藏的佛教首領，一些是為弘法奔走的學問僧，有的是受朝廷的招請，有的是受西藏政教首領的派遣，有的是自動來京謀職，有的在京長期停留，甚至在京了其終生，也有的只不過是在京短暫停留。這些情況各別的在京供職的西藏僧人，長期以來成為西藏地方和中央王朝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繫渠道，有時（往往是在中原王朝改朝換代的時期）甚至成為保持西藏地方和中央的關係的首選聯繫途徑。在民國初期，西藏地方和中央的關係處於多事之秋，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和挑撥離間，內部有軍閥混戰，西藏地方親英勢力在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派兵東進，極力阻止西藏和中央的政治、文化聯繫，關於西藏問題的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十分激烈。在這種情況下，西藏在內地供職的佛教僧人的作用就顯得更加突出。民國時期曾經在北京、南京供職並來往於拉薩與北京、南京之間的貢覺仲尼是這些僧人的一個突出的代表，他的事蹟也早已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在許多關於民國時期西藏歷史的論著中都詳略不等地介紹了他的事蹟。但是由於這些論著大多是介紹事件而不考證人物，因此儘管有不少的資料，也有許多論著提到他的生平事蹟的某一個方面，但是至今還沒有專門討論貢覺仲尼事蹟的文章。我們想在綜合已有的資料的基礎上，特別是依據這一份檔案，對貢覺仲尼的事蹟做一次專門的探討，以求對貢覺仲尼這位近代西藏歷史人物早期的事蹟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了解。

（一）貢覺仲尼的身世與經歷

關於貢覺仲尼的身世，我們首先應當注意到他在一九二四年初從拉薩到北京後向北京政府的蒙藏院呈遞的這一份履歷：

「棍却仲尼，年三十九歲，原籍西藏拉薩人。自幼八歲在色拉寺出家，十二歲受班第戒，二十歲受格隆戒，二十六歲考取資林巴名號，在該寺充當噶什之差，三十歲考取拉林巴名號，三十五歲充當色拉寺大格斯貴之職，即受堪布喇嘛之職。今奉派為駐京當差，須至履歷者。」²

依照這一履歷，貢覺仲尼是拉薩地方人，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呈遞履歷時 39 歲（按：此處的 39 歲按照西藏人的算法當是虛歲，而一九二四

²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 7 冊，頁 3079。

年一月二十六日是藏曆陰水豬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所以應該按一九二三年即陰水豬年時虛歲 39 歲）計算，他應當是藏曆陰木雞年即一八八五年出生。當他八歲時即一八九二年在色拉寺出家，一八九六年受沙彌戒，一九〇四年受比丘戒，一九一〇年考取資林巴名號，這裡的「資林巴」顯然是從藏文譯音而來的，但其藏文原文有兩種可能，一是在時輪經院(丁科爾扎倉)學習時輪金剛教法和曆算結業後獲得的「資仁巴」(藏文 *rtsis-rams-pa*) 學位，但是我們知道，在色拉寺中並沒有專門學習時輪和曆算的丁科爾扎倉，而且貢覺仲尼在獲得資林巴名號後充當「噶什」和考取拉仁巴學位，這是顯宗的學經僧人所走的道路，一般獲得丁科爾扎倉的資仁巴學位的僧人不會走這一條晉升的道路，所以這裡的資仁巴很可能是下面的第二種情況。即是在哲蚌寺獲得的一種「哲仁巴」(藏文 *vbras-spangs-rab-vbyams-pa*，簡稱 *vbras-rab-pa*)。據介紹，「哲仁巴」該學位獲得的程序是：哲蚌寺郭莽和羅色岭扎倉所有學完 1 至 6 年級課程並通過考試者集合到一起，每年分夏、冬季法會時各授予一次，屆時西藏地方政府噶夏派孜仲 1 名作為政府代表會同該寺「拉基」等共同到會主持並頒發學位證書。對於中途轉來的學僧只要年滿 3 年者，不論他們的學習好壞，或是否通過考試，一般都要授於「哲仁巴」學位。「哲仁巴」學位大致相當於完小或初中畢業，獲此學位者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和待遇，照樣和普通的僧人一樣支差(指在寺內擔任僧人輪值勤務)，回到自己原來的寺廟也同樣如此。³ 貢覺仲尼的履歷中所說的「資林巴」應當即是在哲蚌寺獲得的「哲仁巴」，也即是藏文的 *vbras-rab-ba*。至於他為什麼在色拉寺出家後不在色拉寺學習而到哲蚌寺去學習並取得「哲仁巴」名號，原因還不清楚，但是從他一九〇四年受比丘戒的時間來看，當年正是英國發動第二次侵略我國西藏的戰爭，英軍在年底侵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離開拉薩逃往蒙古，接下來的幾年當中，拉薩仍然動亂不止，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貢覺仲尼由於某種我們不知道的原因從色拉寺改到哲蚌寺去學習，並且獲得了哲仁巴的名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在一九一〇年取得哲仁巴的名號後，大約返回了色拉寺，此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到北京朝見了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以後，返回拉薩，同時清朝派遣的川軍也到達拉薩，拉薩再次發生劇烈的衝突，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清朝革去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號，駐藏大臣聯豫和

³ 周潤年、劉洪記編著，《中國藏族寺院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8，第一版)，頁 136。

川軍統領在拉薩推行新政，在這風雲變幻之中，年輕的貢覺仲尼在色拉寺繼續他的學佛過程，一九一一年年底的辛亥革命和緊接著的一九一二年發生在拉薩的驅除川軍的混戰，色拉寺的僧眾在與川軍的戰鬥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二年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重新掌權，對色拉寺給予了許多獎賞，但是這些突變的風雲似乎並沒有影響到他。他在這些年中，以一個「噶什」的身分繼續學佛。「噶什」也譯作「噶希」，是藏文的bkav-bzhi或dkav-bzhi的音譯，意思是「四書格西」，即學通《中論》、《現觀莊嚴論》、《戒律論》和《俱舍論》等四部經典，經過辯論考試後取得的學位也即是學完了顯宗扎倉的課程並考試合格的學經僧人取得的名號。⁴ 貢覺仲尼「在該寺充當噶什之差」，實際上就是取得「噶什」名號後在寺院裡繼續學習，準備參加考取「格西」的學位。履歷上說他三十歲時即是一九一四年考取了「拉林巴」，而這裡的「拉林巴」即是通常所說的「拉仁巴格西」（藏文為lha-rams-pa），這是格魯派學經僧人在顯宗方面所能取得的最高的學位。拉薩三大寺的格西要在大昭寺的祈願大法會上在達賴喇嘛的面前進行論辯考試，而且每年取得這一學位的數額是有限定的，因此取得拉仁巴學位對格魯派的學經僧人來說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而且往往也是象徵著登上了取得高級僧職的台階。正因為這樣，貢覺仲尼在取得拉仁巴學位五年後也即是一九一九年，當上了色拉寺的大「格斯貴」。

這裡的「格斯貴」是藏文dge-skos的音譯，是北京雍和宮的僧人的翻譯法，在雍和宮的資料中，常常見到「格斯貴」、「大格斯貴」的僧職名稱。在拉薩三大寺的僧職系統中，扎倉一級的管理人員中，負責管理僧眾紀律、維持集會秩序的稱為「格貴」，即雍和宮資料中的「格斯貴」，而全寺院的管理紀律的僧職稱為「協敖」（藏文為zhal-ngo），即雍和宮的大格斯貴。由於協敖和格貴在僧眾集會時身穿兩肩墊得很高的袈裟，手持空心的四稜鐵棒，形象十分威嚴，因此俗稱為「鐵棒喇嘛」。履歷上說貢覺仲尼擔任大格斯貴之職務，不清楚他一九一九年擔任的是扎倉的格貴還是色拉寺的協敖，總之貢覺仲尼由此成為了格魯派的上層僧人集團中的一員。由於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色拉寺的法台和哲蚌寺一樣照例由達賴喇嘛擔任，其他人不能擔任，所以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扎倉堪布以及協敖、格貴等，都和

⁴ 關於四書格西，見藏漢文大詞典對bkav-bzhi一詞的解釋，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上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頁77。

達賴喇嘛有比較密切的關係，拉薩三大寺的堪布還有權參加討論西藏地方政教大事的會議，而且在會議上有很大的發言權，因此他們往往又對西藏地方的行政事務有重要的影響。貢覺仲尼在擔任格貴或者是協敖不久後又出任色拉寺的堪布喇嘛，即擔任色拉寺某個扎倉的堪布之職務。這符合色拉寺僧職的晉升慣例，據學者研究，「色拉寺各扎倉堪布的產生辦法要求不一，杰巴扎倉的堪布必須由卸任的夏季格貴充任，而夏季格貴又必須由學問好的格西充任；麥巴扎倉的堪布只能由取得名次的拉讓巴格西（即頭等格西）充任；阿巴扎倉的堪布則由修完「金科」（金剛壇城）經，又當過阿巴扎倉格貴的學問最好者擔任；堆巴扎倉的堪布由杰、麥兩扎倉輪流推薦，杰巴扎倉推薦者為夏季格貴，麥巴扎倉推薦者為有活動能力的格西，不一定有名次。堆巴扎倉堪布任期無規定，其他堪布任期為七年。措欽協敖與森康第巴由各康村派代表參加的『納欽』會議推舉產生，然後由拉基報達賴喇嘛批准」。由這裡介紹的色拉寺各個扎倉的堪布的產生辦法來看，考取了拉仁巴學位並擔任過色拉寺「大格斯貴」的貢覺仲尼確實具備了出任色拉寺扎倉堪布的條件，因此受寺院推薦並經過十三世達賴喇嘛批准，出任色拉寺扎倉堪布，直到一九二三年奉派到北京任職。另外，據調查資料，色拉寺的四位扎倉堪布之中，還選擇一人擔任首席堪布，「四個堪布中，誰當堪布最早誰即為首席堪布」。⁵ 貢覺仲尼是否擔任過色拉寺的首席堪布，沒有資料記載，不過據這件調查資料，色拉寺的協敖任期一年，按履歷中的說法，「三十五歲充當色拉寺大格斯貴，即受堪布喇嘛之職」，他可能是在擔任一年的色拉寺協敖之職務後，就升任扎倉堪布之職，從三十六歲到三十九歲，他任扎倫堪布只有三年，按色拉寺的扎倉堪布的任期為七年計算，他還沒有任職一期，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他應該沒有擔任過色拉寺的首席堪布的職務。

多年來一直研究西藏近代史的藏族學者喜饒尼瑪教授在〈民國時期西藏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評述〉一文⁶中，對貢覺仲尼早期的事蹟作了如下的描述：「一八八三年，貢覺仲尼（漢譯名為棍却仲尼，一九三一年底改為此名）出生於西藏拉薩的一個殷實人家。他九歲即在藏傳佛教三大寺之一

⁵ 宋贊良，〈色拉寺調查〉，《中國藏學》2（1991），頁142。

⁶ 喜饒尼瑪，〈民國時期西藏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評述〉，收於氏著，《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第一版），頁180-194。

的色拉寺出家為僧，12歲受沙彌戒，20歲受比丘戒。其青少年時代是在晨鐘暮鼓中度過的。其間，除了幹一些雜活外，他更多的時間是依高僧如著名的密宗大師安欽呼圖克圖等為師，學習藏文，而後潛心修習，苦讀佛教經典。由於勤奮聰穎，他能熟練地背誦大量經典，且『辯才無礙』，很快即在寺內小有名氣。他靠著天賦和學識，很快取得了麥巴扎倉格西的學位，位至堪布。」這裡有些內容比貢覺仲尼的履歷更加詳盡和生動具體，如指明貢覺仲尼是安欽呼圖克圖的弟子和貢覺仲尼擔任色拉寺麥巴扎倉的堪布等，但是作者沒有說明這些內容的資料出處，使我們還不能完全肯定，不過，我們可以說喜饒尼瑪教授的說法與貢覺仲尼自己呈遞的履歷大致上是相符合的。

（二）其他

在了解貢覺仲尼前半生的經歷後，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格魯派的學經僧人，他沒有轉世活佛的身分，作為一個普通的出家僧人，經過在色拉寺、哲蚌寺這樣的格魯派大寺院中的十幾年的刻苦攻讀，在30歲時獲得了拉仁巴學位，又經過在色拉寺擔任各級僧職的磨練，具備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在當時他面臨著兩條可能的發展道路，一是進入拉薩的上、下密院學習密宗，經過擔任密院的堪布和夏孜曲杰、絳孜曲杰等職務，等待擔任格魯派的最高僧人職務—甘丹赤巴的機會；一是到達賴喇嘛的身邊擔任侍讀堪布，爭取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僧官系統中得到晉升。但是由於歷史的機遇，他在三十九歲時被十三世達賴喇嘛選中，奉派到北京雍和宮任職，走上了一條比較特別的道路。

在這裡我們可以順便討論一下貢覺仲尼的名字問題。由於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有關貢覺仲尼的資料只有漢文的，所以至今並不能確切知道貢覺仲尼這個名字的藏文究竟是什麼樣的。很顯然這是一個音譯的名字，與之對應的藏文有兩個可能，一是 *dkon-mchog-mgron-gnyer*，這裡的 *dkon-mchog* 意為「珍寶」、「三寶」，是藏族人常用的名字，*mgron-gnyer* 是一個職務的稱呼，漢文通常音譯為「卓尼爾」、「仲尼爾」，意譯當為「知賓」，即是負責管理宗教首領接待引見賓客、會見禮儀、傳達命令、對外聯絡等事務。這一職務是元代八思巴時期開始設置的，格魯派掌權以後，達賴喇嘛的侍從機構中，卓尼爾是一個地位很高的重要職務，卓尼爾中為首的稱

爲「卓尼欽波」，爲四品官，與主管財物的孜本相當，又與三大寺的堪布相近，所以又稱爲「卓尼堪布」。如果貢覺仲尼確實是 *dkon-mchog-mgron-gnyer* 的對音，那他就是名叫貢覺的擔任過卓尼爾職務的僧人。從我們前面依據他呈遞的履歷所做的分析來看，貢覺仲尼一直在寺院中學佛和擔任僧職，並沒有在達賴喇嘛的侍從系統中擔任過職務，所以 *dkon-mchog-mgron-gnyer* 雖然與「貢覺仲尼」的讀音接近，但是並不能勘同。另一個可能是，貢覺仲尼是藏文 *dkon-mchog-vbyung-gnas* 的對音，一般應該音譯爲「官卻迴乃」，意譯爲「寶生」，這是一個常見的西藏佛教僧人的名字。雖然 *dkon-mchog-vbyung-gnas* 與貢覺仲尼在讀音上有一點差距，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貢覺仲尼的履歷很可能是由北京的雍和宮的僧人所翻譯的，正如他們把 *dge-skos* 翻譯成「格斯貴」而不是「格貴」，他們把 *dkon-mchog-vbyung-gnas* 翻譯成「棍却仲尼」而不是「官却迴乃」。

依據貢覺仲尼的本人的經歷，我們認爲他的名字應該是藏文的 *dkon-mchog-vbyung-gnas* 的對音。

引用書目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

- 1994 《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一版），第7冊。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宋贊良

- 1991 〈色拉寺調查〉，《中國藏學》2: 142-144。

周潤年、劉洪記（編著）

- 1998 《中國藏族寺院教育》（第一版）。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張怡蓀（主編）

- 1985 《藏漢大辭典》上冊。北京：民族出版社。

喜饒尼瑪

- 2000 〈民國時期西藏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評述〉，收於氏著，《近代藏事研究》（第一版），頁180-194。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An annotation of the file about gung-jue-zhung-ni

Qing-ying C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ame and job title of gung-jue-zhung-ni. We have some points:

1. gung-jue-zhung-ni was ordained in se-la temple, but he received the vbras-rab-ba title from zhe-bang monastery. In 1914 he received the lha-rams-pa title which is the highest academic title that a dge-lugs-pa monk can reach. In 1919 he was on the position of dge-skos of the se-ra monastery.

2. Discussion about his name “gung-jue-zhung-ni”: it could be dkon-mchog-mgron-gnyer. dkon-mchog means “precious” or “three-precious”, which is popularly used as a name among Tibetans. mgron-gnyer is a job-title. It also could be dkon-mchog-vbyung-gnas, which means “preciously born”, is also a popularly used name by the monks. We believe that the correct spelling of his name should be dkon-mchog-vbyung-gnas according to his resume.

Keywords: gung-jue-zhung-ni, dkon-mchog-mgron-gnyer,
dkon-mchog-vbyung-gnas, dge-skos